

【监狱文学故事系列】

大狱

◎海 狼 著

春梦

● 大牢里的男人江湖

● 高墙外的女人情愁

■牢门深如海，情爱悲断肠。■男人们在恶斗、拼命，女人们在恸哭、流血。■一个“囚”字，一张斩断人生的罗网。■一个“爱”字，一把救赎罪恶的斧钺。

南京出版社

海狼 著

监狱文学故事系列

大狱 春梦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狱春梦/海狼著. —南京:南京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7-80718-441-6

I. 大...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5789 号

书 名 大狱春梦
作 者 海狼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社

社 址: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3 号楼 邮编:210018

网 址:<http://www.njpbs.com>

联系电话:025-83283871(营销) 025-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webmaster@njpbs.com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06 千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8-441-6
定 价 28.00 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黑血疯刀	1
第 二 章	欲望不死	9
第 三 章	爱情重现	19
第 四 章	敌忾同仇	28
第 五 章	桃色引诱	37
第 六 章	亲吻罪孽	47
第 七 章	夜晚尖叫	55
第 八 章	秘密野兽	63
第 九 章	天鹅倦飞	72
第 十 章	灵魂哭吧	81
第 十 一 章	香水有毒	90
第 十 二 章	绝不低头	100
第 十 三 章	温香玉软	112
第 十 四 章	魔鬼化身	123
第 十 五 章	夏夜惊梦	135
第 十 六 章	阴风凛冽	146
第 十 七 章	疯狂时刻	157
第 十 八 章	速写监狱	168
第 十 九 章	肉体之路	179
第 二 十 章	双面游戏	191
第 二 十 一 章	玫瑰禁忌	202
第 二 十 二 章	假如我是	213
第 二 十 三 章	悲心挽歌	226
第 二 十 四 章	情动高墙	241
第 二 十 五 章	我的愿望	254
尾 声		265



第一章 黑血疯刀

米勒想起那个写下“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的古人，想起寒光闪闪的刀锋，想起武二郎痛杀西门庆，想起好几件现代版的爱恨情仇，想起……

一场秋雨后的几天，新鹿市像是从一只又湿又闷的巨大球鞋里倒出来的玩具，通体发出新颖、轻佻而调皮的光辉，林立高耸的楼群将硬汉黑裸的身影铺在大街小巷上，透明的空气里溢出稀罕的清新，偶有令人抑郁的忧伤不知从何处飘来，给人立体感很强的惆怅。人行车流穿插梭行，城市在动，商业和艺术以它们特有的形体和眼神相互打量、对峙、叫嚣，并且争辩着什么。众多衰迈、徐娘半老和正值妙龄的树叶在风的鼓吹下，斜飞着，高蹈着，左颠右走，最后赤身裸体趴在城市的脚下意醉魂迷，也经历着余生最后的爱情和必然的生老病死。

故事是从一个出太阳的晴日开始的。这天是陆军士官米勒在新鹿市城里城外漂游的第三天。前两天下雨，他还算平静。好不容易天晴了，他却是从起床的一刻起心情就很暴躁——梦，黑梦，噩梦，像连续的射击将他扰醒，又像是无数只螃蟹似的魔爪在抓挠他，拍击他，蹂躏他。米勒惊坐起来，背上在流汗，恐怖犹在眼前。米勒脸色灰白，先是感到有一星火苗掠过胸口，他感到那里疼了一下。一会儿，火苗放大扩大，烟雾腾起，往上燎，呼呼啦啦燃成了一片，整个身体都在那幽冥的火光中焚烧、扭曲、倒塌，而米勒此刻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地知道自己身体里的某个地方已经置放了足量的炸药，很多暴力影片里的血腥镜头飘闪而至，让他逼真地嗅见即将到来的某种灾难或者厄运。

在这个阳光很好的下午，米勒在大街上的人流中走着，阴森着脸，两手插在风衣兜里，脚步很稳健，很沉重。米勒觉得自己像个杀手，周身都散发出冰冷而兴奋的寒意！

米勒走了很久很远。米勒在雨后初晴的阳光中沐浴着秋意。现在米勒来到一排时装店前，抬头看了看各色各样的广告招牌，温和的阳光与他的眼睛相触，发出一种金属的碰撞声。他在一间幽静的“天苑”酒吧门口停了一会儿，转身推门进

去，坐在临街的蓝色玻璃窗旁边，街对面是豪华高耸的光宏大厦。米勒新婚一年的妻子陈晓媛就在里面上班。

这座城市里有米勒的家，但米勒没有回家。对面光宏大厦的某个写字间里有自己的女人，但米勒没有去见她。家，女人，甚至还有美味佳肴等等，此刻都是米勒的渴望，但他知道这一切从此都失去了，连颗气泡都不会留下，就像死鱼——一条死在水里的鱼，不呼吸的鱼，肚腹里没有了空气的鱼！米勒的心脏像被谁握在手里用力捏紧，挤压，胀破，只剩下血肉模糊、令人恶心的一团碎沫，发出鲜红、膻气的味道，汨汨滴向地面……

应该说，第一个提醒米勒要关注自己家庭和生活现状的人是米勒十九岁正念大一的弟弟米田。半年前，米田写信给米勒。信末说：“哥，如果你还要家，还要嫂子，你就设法调回来工作或者干脆复员得了！”

“这是什么话？”米勒当时疑惑了一下，仅仅觉得就是米田长大懂事了。于是笑笑，没当回事。

没几天，他的一位在新鹿市公安口上叫尤强的哥们，费了好多周折专门打电话给他，语气沉重而冲撞。尤强说前些日子他的同事在“帝豪”大酒楼执行公务时意外地见到了陈晓媛，当时她和一个官员正裸抱在一起干那事，当“鸡”被抓回来。带到分局，正遇上尤强值夜班。哥们的老婆出这等丢丑事，无论心里如何异怪别扭、生气愤懑，还得设法放人。原先考虑把这事一直憋屈着烂在心里，或者当个苍蝇馆的包子吃下去，变成一泡屎拉掉算了，但后来几天怎么也觉得自己跟米勒交好多年，米勒一身好汉，却娶了这么个花心不要脸的婆娘，要不跟米勒掏底儿实话实说，不够意思另论，也太对不住“哥们”这两个字了，那自己还在这个世上混个什么劲儿呀！

尤强的声音很大。

米勒把听筒狠劲地捂在耳朵上。

尤强说为哥们的事他可是第一次违规操作，甚至连录口供这么个必要的法律程序都免了，直接送陈晓媛回家了。

米勒听着，一言未发，脸上先红后白最后呈灰青色。

尤强反复申言他以自己的人格保证此事千真万确，绝非虚构，以引起米勒的高度重视，而不是朋友间的嬉闹，并一再告诫米勒处理这事时先要搞清情况，要慎重、低调、平和，尽量多考虑夫妻生活现状，主要以耐心说服教育为主，军人妻子的日子实在寂寞难熬，何况她还这么年轻。再说啦，谁人一辈子还能不走一点儿弯路，不犯点儿错呀？男人不能，女人不能，当兵的不能，当兵的女人也不能，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更不好把握。尤强说：“米勒米勒，你在听吗？我告诉你不能冲动，

不能有过激行为，知错能改还是好夫妻，你这事还有救，陈晓媛可能就是因为你们新婚夫妻两地分居，缺少你的关爱，一时冲动着了别人的道，你千万不要追问那个男人是谁，特伤感情，还会在自己心里落下暗疤，急了更会做出蠢事来……”

作为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加朋友，米勒练拳习武功力深厚的底细尤强早知道。米勒当兵九年拿过北方省两个散手冠军、一个亚军这事都上报纸了，全省武术爱好者都知道。米勒现担任陆军某师侦察连特勤班班长，光听这名儿就令人心生神秘、充满敬畏，作为哥们好朋友的尤强更是引为骄傲，而这个偶像哥们的新婚妻子却红杏出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尤强当然明白自己的这个消息对于米勒无疑是一次残暴的精神摧毁，可能米勒一生都会沉入这件事所释放的有毒辐射和巨大的阴影里。

尤强又说了许多宽慰的话，但他更后悔一开始就以这样的方式把一座山般的重压临空推向米勒的肩膀——铁哥们米勒会发疯发狂！恶果会是什么？尤强慌张了，害怕了，他听不到米勒的声音，他喊着：“喂，米勒！喂，米勒！米勒，米勒，米勒，你说话……”

电话通着，米勒在听着，尤强喊叫着。

米勒傻站在连部值班室的电话机旁，左手握成拳，指关节“嘎巴嘎巴”地响。

从那天起，活泼开朗的米勒阴沉了，高大威猛的米勒心里住进了一个侏儒，他一边参加部队各种强体力的训练和演习，一边利用一切机会千里奔行于石冈市与新鹿市之间。

米勒违规不穿防护背心，不戴拳击手套，正在与战友展开搏击，头、胸、腹、膝全是别人的攻击目标，但他勇猛地出击，一次次击倒对方，但也被一连串的拳脚打倒……米勒倒下爬起，再倒下再爬起，像只愤怒的藏獒扑出去，扑出去……

米勒身穿沾满泥土的迷彩服，背负庞大的超过他一半体重的武器装备，带领战士们进行三十公里的武装越野，汗水流下来，他不擦；进进鞋里的小石子硌脚，他不理会，他向前狂奔，像一只年轻狂野的猎豹……

一条几十米宽的河流挡住了去路，已经冰冷的水面上漂满树枝、塑料物甚至动物的尸体，散发出令人恶心的腐臭，米勒毫不犹豫地跃下去，万根钢针钻进他的毛孔，米勒向身后的战士大吼：“啊！冲啊！”

米勒执行特勤任务时与三名持着尖刀的强壮歹徒交手。他径直扑上去，不闪不避，凌空踢出一个如鹰翱翔的飞踹，正中一个歹徒的下巴，同时一拳出击，在脖颈处砍倒一人，又伸出粗臂当胸将另一名凶犯抓离地面，扔在远处。歹徒嚎叫着，挣扎着，而米勒的眼睛射出炽热的火光……

米勒在爬行坑里……

米勒全身浸在泥泞的冷水中做俯卧撑……

米勒举起沉重的杠铃……

米勒快速地翻越光滑如镜的高台障碍……

米勒在高坡密林间飞跃奔行……

米勒敏捷地攀岩而上……

米勒操作各种枪械将远近的一个个移动靶打得东倒西歪……

米勒脱光了衣服用橡胶管冲洗冻得板硬的军服和自己的身体……

米勒凶恶着脸,对他的队伍大声喝问:“陆军 A 师侦察连的命令和行动是什么?”十几名战士一起喊:“出发! 开火!”米勒又喝问:“陆军 A 师侦察连特勤班战士的使命是什么?”训练场上传来牛气、激昂的声音:“不怕流血、敢于牺牲、完成任务、夺取胜利!”

陆军士官米勒每月依然会收到陈晓媛的来信,他不再兴奋得跟个大孩子似的了,不再说笑了,不再跟个偷儿似的,转到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里安静下来和妻子约会了。他只是毫无表情地从通讯员手里接过来,转身进屋,原样儿从抽屉缝里塞进去。

这些异常表现别人都没有察觉到,米勒是个感情深沉的人。但让大家感到奇怪的是体格强壮的米勒竟然有一次生病卧床了一个星期,不发热不发烧却蔫蔫呼呼一股劲地冒虚汗,还经常在午夜或黎明时分大声吼叫起来,然后全班的士兵都被下了统一口令似的坐起来侧身朝米勒的铺位看过来。

米勒就说,做噩梦了,大家睡吧。

这半年,对于米勒来说是数着分秒过来的。他回了几趟新鹿市,去学校跟弟弟米田见过面,回乡下见过自己的爸妈,还去东屏分局见过尤强。当然也见过妻子陈晓媛,只不过是使用侦察兵的方式,用陆军特勤班长的方式,用米勒自己的方式。

事情都搞清楚了。米勒请了年休假,理由是探亲,办了正式手续。米勒是回去解决问题的。

第一天,米勒在城郊的一家小旅舍睡了一个又香又沉的大觉,饭食更为简单,是自备的香烟、面包、罐头、方便面。

第二天,又换了地方。白天出门转悠,晚上在房间里静坐沉思。烟雾笼罩中,他一动不动,直到深夜才上床。太阳出来,噩梦醒来。

第三天上午,米勒在一本格式纸上写着什么,写了撕,撕了写,烟头、纸团扔了一地。中午,米勒在一家饭店吃午餐,坐在朝阳的一角……

然后就回到了当下时间,在米勒坐着的这个位置上,米勒掏出手机,给大厦里

的某个房间打了个电话,约见妻子陈晓媛。这是半年来夫妻第一次会面。

陈晓媛惊讶又惊喜,夹杂着一些颤音地问:“米勒,米勒吧,你在哪儿呀?什么,对面的酒吧,真的吗?好的好的,我马上下去见你。”

米勒等着。一秒,二秒,三秒,十秒,半分钟,五分钟,一刻钟。第十六分钟,米勒跟妻子坐在一起,面对面。酒吧间里回荡着一支蓝色忧郁般的曲子。在等待陈晓媛的这段时间内,米勒吸掉三根烟,慢慢吞吞地喝掉两瓶五粮液,餐桌上的两个菜却未动。第三瓶打开,米勒喝着,不看妻子,意志决绝,表情冷酷。陈晓媛红润的脸色开始失血……

在米勒抬起头来之前,陈晓媛已经十分清楚对面自己的丈夫这个男人突然出现的不怀好意。不是预感,而是直觉。不是经验,而是她早已无数遍想过的场景。

“该来的就来吧!该发生的就发生吧!我是女人,面对灾难我能有什么办法?只能接受,只能就范,只能屈服于命运之鞭的无情抽打!”陈晓媛在心里大声喊道,她美丽的面孔因为内心的狰狞而有些走形。

米勒转过头咳嗽了两声。米勒泪流满面。米勒说话了。

“晓媛,我不怪你。你不该嫁给一个侦察兵,侦察兵当不了好丈夫,这我早跟你说过的,”米勒苦笑了一声,“而我呢,错在不该娶一个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做老婆,因为我的军人职业注定我根本保护不了你的美丽。”

米勒从口袋里掏出一沓信,上面还有一张折叠起来的纸,一起推给陈晓媛,说:“这些是你近半年写给我的信,我没看。这张纸上有我草拟的离婚协议书,你仔细看一下,签个字,从此我们就不再是夫妻了。”

陈晓媛开始流泪,那张天使般的曾经让米勒万分迷恋的面容低下来,低下来,贴住光滑的桌面,乌黑的长发像菊花般披散。

米勒的大脑机关被无数滴酒液的军团逼向昏沉,渐渐有些招架不住,但他竭力克制着,血液里川流着溪水似的冰火,炎凉交替,时而清醒,时而迷醉。

陈晓媛泣不成声。米勒给她一条白色手绢,陈晓媛不接,用衣袖擦了一下。

这条白手绢是恋爱时陈晓媛送给他的。米勒犹豫了一下,还是收了起来。

米勒站起身来,把一叠钱压在酒瓶下,说:“我先走了,还有些事需要处理。”

陈晓媛这才像从某种幻境中惊觉过来,她转过椅子拉住米勒的手,米勒不让,她就抓住了米勒的风衣说:“米勒,让我告诉你真相吧,告诉你这半年多来你的女人到底都做了些什么。米勒,你不想知道你的老婆为什么会堕落吗?米勒,我是被逼的。我怕伤害你,我更担心失去你,可是我更应该去死……”

米勒抬步向外走去,向阳光下走去,向阳光下的黑夜里走去。米勒说:“晓媛,你保重!死,为什么死?那很不好。活着才好啊!”

陈晓媛在他身后大声哭喊：“米勒，我的心是忠于你的，我活一辈子到老到死永远都是你的女人。米勒，你这个混蛋，你为什么不肯听我解释，你是我的丈夫吗，你算个什么男子汉呀，你还侦察兵呢，自己的老婆给你带了好多绿帽子，让你当了活王八，你连问也不问，不骂她，不揍她，还假惺惺宽厚温情装潇洒……米勒米勒，我恨你，恨死你了……”

米勒在酒吧门外的垃圾桶口狂泻一气。

米勒搭乘一辆出租车去了他要办事的地方。

夕阳西下，夜晚来临。沿途的街灯、整个城市的霓虹灯和万家灯火次第亮起来。急匆匆迈步向前的是忙于生计的人们，勾肩搭背缓步慢行的是新潮男女和浪漫情人，新鹿市像个奇怪的魔方转动着，每个人的周围都有各色各样命运的墙。

米勒的墙是黑色的墙。黑夜是他的墙。他是那个砌墙的人。他用他的身体筑起这个平凡夜晚的坟墓。

米勒下车。米勒脱下风衣搭在臂上。米勒进了“红蔷薇”酒吧。

米勒坐下来。好多人凶恶的眼光扑向他，像一片饿狼的红舌。米勒要了一杯加糖加奶的红茶。好多人开始坐立不宁，摩拳擦掌，蠢蠢欲动。

这些人是冲米勒来的。这些人是这个城市的垃圾、排泄物和人渣。这些人喜欢在新鹿市的白天黑夜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本来，这些人与陆军士官米勒无关，但因为这些人中有诱奸他老婆陈晓媛又将陈晓媛逼入深渊的犯罪者，那就不仅有关而且成仇成恨。米勒想起那个写下“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的古人，想起寒光闪闪的刀锋，想起武二郎痛杀西门庆，想起好几件现代版的爱恨情仇，想起……每一个想起都会激发他体内的酒气迅速地从血液中提起一股强大的暴力。

米勒腾地站起来。酒吧的大厅里顿然抖起一阵凛冽的秋风。

很多人蛮横、张狂又有些紧张地朝米勒慢慢包围过来。米勒走过去，像一把黑色的刀锋插在他们中间。

暴力相遇，立见血光。两条高大肥胖的躯体被米勒扔出去，轰一声巨响，酒吧里像打了一记沉重的雷霆……

殴斗声，闷哼声，撞击声，呐喊声，狂器声，杀戮声，呻吟声，嚎叫声。两个或几个人的身体同时挤过酒吧窄小的门向外奔逃……

陆军某师侦察连特勤班长米勒像飞梭，像利剑，像豹子，像恶虎，像勇斗大风车的堂吉·诃德似的一轮轮一圈圈打倒了酒吧里所有站立着的人，他向吧台那边走去。

还有一个人在那儿坐着。米勒坚定地向他走去。

那个人站起来，两腿拉开，双拳握举，亮开一副业余拳击手的架势。

即使化成灰，米勒也认得他，正是这个叫连宏太的新鹿市第二恶霸迫害了自己的妻子并且逼良为娼……

米勒的牙齿咬得咯嘣咯嘣直响。

米勒鄙夷地盯着他的那副熊模样。

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两个人打在一起。乒乒乓乓几个回合下来，连宏太哀叫着求饶着。米勒像踢足球似的一脚又一脚，越来越狠，越来越快。

酒吧里早已空如坟场。

夜半，“红蔷薇”酒吧里传来一声杀猪般的惨叫。米勒掷下手中锋利的匕首，格啷一声，寒寒的光射向天花板，照映一地亮花，然后扔下一团从连宏太腰间割下的血肉之物，摘下手套，点上烟……

灯灭。血黑。人去。门合。酒醒。夜晚一片寂静。

不久，大街上传来呜呜的警笛声。

“红蔷薇”酒吧里又亮堂起来。

米勒穿上风衣飘行在黑夜里，越走越深，越走越吃力，四面都是软绵绵的墙，撞开一堵还有一堵，陆军士官米勒实在感到累了，累极了。他又转身，从密密墙体的围困中走回来，站在一条巷道里，给名义上还是妻子的陈晓媛打去电话，说：“狗日的连宏太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害你了，你保重。”就关了机。米勒将两封信扔进街边的邮筒。

翌日清晨，米勒找到好朋友公安干警尤强投案自首。

没两天，米勒进了看守所的牢房，被依法逮捕。部队派员开除其党籍、军籍。

半月内，米勒去了五趟审讯室。

一个月之后米勒案开庭审理。

两个月之久，也就是公元1998年岁末，米勒被押解到石冈市东郊的一座戒备森严的青溪监狱服刑，罪名：故意伤害罪；刑期：7年。这一年，米勒28岁。

连宏太没死，但已变成了一个做不了男人也当不成女人的废物。多年来被他伤害过的男男女女无不拍手称快，内心里一边诅咒着这个恶魔赶快下到地狱，一边盛赞米勒的义举，又为米勒的入狱惋惜不已。好多人自发地写信给公检法人大等单位 and 部门，历数连宏太等人为祸新鹿市民的罪状，称颂前陆军士官米勒孤胆英豪深入魔窟沉重打击了新鹿市黑帮分子的嚣张气焰，他所做的完全是“除暴安良”的侠客行径。

作为米勒的妻子，关于几个月前的那个夜晚所发生的案件和各种街谈巷议，陈晓媛当然全听进了耳朵。她默默地为米勒做着一个人妻子对丈夫应做的一切。那张离婚协议书在听说米勒出事的当时就撕了。但是，撕掉一个旧的故事，等于

同时也撕掉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历史吗？等于同时撕掉了一个人潜伏在心里的巨大痛苦吗？等于同时撕掉了两颗灵魂之间的隔阂吗？

这些陈晓媛都不管，只知道自己和家人现在的生活是安宁的，没有人敢再要挟她逼迫她重回噩梦。她不快乐，但起码有了漂亮女人的尊严，这是丈夫米勒给的。她一直怨恨自己那天冤枉了米勒。她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了解过丈夫米勒。她后悔在噩梦开始时没有尽快地告诉米勒。一直到后来米勒的朋友尤强违背工作纪律放了她，她还在犹豫。但她选择了隐瞒，选择了一个人吞下无数个噩梦。可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噩梦都有醒来的时候，当她醒来流出悔恨的泪水时，丈夫米勒却不让她说话，不听她解释，用自己的鲜血无畏无惧地冲向黑夜，冲破噩梦，为她洗去一大片心灵的耻辱，最后孤独地投身于牢门。

对于陈晓媛，她对米勒隐瞒自己受辱事件的深层含义，是因为爱。

对于米勒，他不听陈晓媛的任何争辩却交给她一份离婚协议书，也是因为爱。

爱啊，可怜的爱，互不沟通的爱，造成一对新婚夫妻走向了人生的离别悲场，中间隔着厚厚的高墙、铁门和铁窗。



第二章 欲望不死

犯人之间特别复杂，可以说矛盾重重，危机重重，好多人外面、里面关系都硬得很，牛B得不行，有的装深沉玩手腕，下套儿让你往里钻，你要不服就找机会整治你，可以说什么神仙都有……

北方省青溪监狱。12号监舍楼三层。冬天。下午。

新犯于点点在长长的楼道里走来走去，已经两个小时了，他还不累，还在坚持让两腿做着匀速运动，像是吃撑了肚子的人需要这样持久而耐心地消化胃中的食物。

今天于是点点一年来难得幸福的一天，有三件高兴的事在心里连续播放：

第一件事：今天上午他终于从入监分区分到这个全狱有名的铸铁车间。这个车间如何有名暂时他还说不上，但有条“据说”很对他的心思——据说这个车间有250多名犯人，这就很好，于点点喜欢热闹，人多力量大，人多不寂寞嘛；据说铸铁车间还有自己的篮球队，主力球员10名，替补球员10名，可谓“球才”济济，每年不光车间要组织好几次比赛，而且在监区、监狱的比赛中连续好几年都是冠军队，于点点喜欢打篮球，技术上也自我感觉良好，住监狱能一边改造一边打球那是何等的幸事啊！因此，自己能分到这个心仪已久的车间，可谓得偿心愿，于点点心里许多次快乐地对自己说：“铸铁车间，我来啦！铸铁车间篮球队，前锋主力于点点来啦！”

第二件事：中午11点于点点还在忙着收拾行李，警官派坐班员叫他会见去。于点点兴奋死了，终于可以见到阔别一年的爸妈了。一见面，爸妈显得特别苍老，让于点点难过了一阵儿，但爸妈都没有埋怨他，也没有提及一点儿关于他的犯罪和案情，这使于点点在3个小时的会见中感到十分放松，还带回了一大堆他在家里特别酷爱的食品，用他自己的话说：爸好妈好，拿我当块宝，爸亲妈亲，送粮又送钱……

第三件事：会见时爸妈告诉于点点说，他们家有一个远房亲戚在这里当狱警，

还是个有实权的官僚，从于点点入监起就跟有关同事都打过招呼了，包括于点点能分配到铸铁车间都是这位亲戚给办的，要于点点好好听话，不要惹是生非，有这个亲戚罩着，不会有人欺负他的。听完当时，于点点就十分开心，竟然像个小孩子似的激动地站起身来，拉住爸妈的手说：“我的亲爹亲娘呀，还是你们懂得疼儿子……”眼泪哗啦啦就下来了。爸妈一旁愣着，不知道这孩子咋的了，又笑又哭的这是演的哪一出啊？就询问他，于点点只摇头不说话。其实，这一年班房住下来，于点点有些懂事了，他没有把住看守所挨打受辱的遭遇告诉爸妈，担心他们心疼、挂念。现在好了，于点点心里直唱歌：“真是朝中有人好做官，监狱有人好坐牢啊！”他感到心里最后一缕浓重的阴霾被爸妈用温暖的手掌替他擦去了，擦得干干净净。爸妈走时，于点点很潇洒地向他们挥挥手，没有一点儿离开亲人的惜别。

今天，这三件好事捆绑在一起像发射火箭似的把于点点送上了十年服刑之路的新起点。

于点点瘦高个儿的身体在楼道里闪闪忽忽，飘来荡去。

于点点狭长的国字脸洋溢着股久褪不去的笑晕。

于点点白皙的皮肤像个女孩子似的发光发亮。

按照惯例，新犯人下队第一天是不用出工的，可以留在监舍里搞搞个人卫生，熟悉熟悉监舍环境，给家里亲人写写信。而这些于点点有的已经做好了，有的不用做，惟一的一件事就是给过去的女友尹慧写信，他觉得要好好酝酿一下，找到感觉再写也不迟……

觉得有些冷了的时候，于点点刚刚回忆完与女友短暂而甜蜜的爱情。可是，想到与尹慧最后一次见面时的不欢而散，再想到后来的犯罪，于点点感到牙齿哆嗦了一下，就沉默了。冬天了，天寒地冻，人心冷，爱情也冷。于点点怏怏不乐地回到了新分配的监舍。

监舍里很宽敞，三十平方米，八张铁床，上下铺，住十五人。靠门的墙角放着一只餐具橱，门左边往里一些是一只铁制的脸盆架，上面整齐地摆放着十几个塑料盆，里面是叠放整齐的洗漱用品，再左，就临近了于点点的铺位。

于点点住在上铺，他的左侧上铺是个今天与他一起分到铸铁车间的新犯人，叫米勒。

米勒躺在铺上看一本杂志。

在入监分监区时两人就在一个组，也认识，但没有说过话。

于点点对这个比他大七岁的犯人一直怀有好奇心，原因是米勒的沉默寡言和郁郁寡欢，跟自己的性格完全相反，这个人好像是在用沉默充分保持身体里的能量似的。转念一想，不对呀，这人体格体质多好，上午刚下队一起去水房洗澡，两

个人个子差不多高,但脱了衣服自己像根柴火棍,米勒却像豹子似的强壮,浑身都是疙疙瘩瘩有棱有形的精壮肌肉。

“米大哥,你哪一年出生的?”

“70年。”

“米大哥,你多高?”

“1米8。”

“米大哥,你体重多少?”

“75公斤。”

“米大哥,你结婚了吗?”

“.....”

“米大哥,你以前是做哪一行的呀?”

“.....”

“米大哥,你犯什么事呀?”

“.....”

“米大哥,你判几年?”

“7年。”

“米大哥,你不喜欢说话是吗?”

“洗澡吧,啊!”米勒烦了,眼眉一挑,盯他一眼。

于点点活泼开朗的性格对于米勒就如同把火泼到水里,而米勒的沉默寡言和郁郁寡欢却像一块磁石似的吸引着他。于点点不甘心。

“米大哥,我叫于点点。”

“哦。”

“米大哥,我比你小七岁。”

“嗯。”

“米大哥,我是抢劫罪,准备送女朋友一部手机,结果事儿就办砸了,领刑11年。”

“哦。”

“米大哥,你身体好棒啊,像个练武的人,我可不敢像你这样用凉水猛冲猛泼。”

“还行。凉水冲澡精神啊。”

于点点终于听到了一句稍长而完整的句子,心中大喜,信心陡增。

“米大哥,听说老犯人都欺负新犯人,你怕吗?”

“不怕。”

“米大哥，那他们欺负咱俩可怎么办？”

“你说呢？”

米勒这几个字的反问让于点点一激灵，感到水迅速渗向心里。

米勒将一盆一盆的水举过头顶，哗啦啦浇灌而下，但见水浪飞流，水花绽放，一派素丽。

就在于点点哆嗦着穿上内衣拿起脸盆回监舍的时候，听见米勒说：“小兄弟，别怕，没人欺负你！”

于点点心里暖了一下，他跟米勒似的“嗯”了一声。

于点点也上了铺，看米勒看书很入神的样子，就没打扰他。但想着他沉默寡言郁郁寡欢的样子，脑子里闪现出两个字“寡人”——米勒就是“寡人”，“寡人”就是米勒，真是太恰切了。

“孤家寡人！孤家寡人！”于点点心里直乐。

米勒看他一眼，好像知道他为什么高兴似的。于点点赶紧一本正经，装着收拾床铺。

冬季，天黑得很快，时近黄昏，监舍里的光线就慢慢黯淡下来。

米勒整理了一下内务，跳下床来。

于点点还躺着。

没一会儿，听见楼道里的铃声叮叮当当响成一片。

于点点慌忙下床，紧张地奔向门口，向外探望。

米勒说：“收工了。”

果然，就有十几个犯人陆陆续续进了监舍。

甲犯（后来知道是小组长，叫魏召）：“哇，新来的，两个，还都大个！”

乙犯（后来知道叫安荣汇）：“咱们组又添人丁了。哥们，报上名来？”

其他犯人都面无表情地各自散开，各忙各的，有坐的，有躺的，有拉抽屉的，有的则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模样。

于点点赶紧上前走到两人跟前敬烟。“大哥，我叫于点点，新来的！”又指了指米勒，“他叫米勒，一块儿下队。请多关照！”

接着从门口第一张铺位起，敬了一圈。

乙犯喷了口烟，粗嗓门大声音地说：“我叫安荣汇。他叫魏召，这个组的小组长。”

“行了，又多了两个劳力，组里的事大家一起操心吧。你们两个来到铸铁车间，又分到我们组，大家就是缘分，就是患难兄弟，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魏召故意停顿，吸口烟，幽默一下，“服刑，改造。”

突然,门外传来一声严厉的口令:“起立!”

魏召连忙转身,其他犯人都站得笔直,一副恭敬的样子。

于点点赶紧看了一眼米勒,按照他的样子矗立着,与大家一起等待即将光临监舍的人。

一前一后进来两位警官,一个是分监区长管海瑞,一个是分监区指导员康凯。

上午正是这两位分监区主管接来米勒、于点点还有其他三名犯人的,现在他们同时出现,大概是例行公事看望新犯人,顺便向组里的成员做介绍。

管海瑞三十岁左右的样子,中等身材,一身橄榄色警服笔挺挺的,五官端正粗犷,体魄魁伟,声音洪亮,他讲了一些铸铁车间(分监区)的事,从监管改造、生产劳动、三课学习到监规纪律,并对全组人员大略提了一些要求。米勒和于点点都知道,这是向他们两个新入监犯人宣讲规矩,也借机进行一次小组集体教育。

康凯则要文雅一些,温色和气地问了米勒和于点点一些问题,并不时关嘱魏召,要他在生活方面照顾好新犯人。

两位主管出门后,一个又矮又胖长着硕大脑袋的犯人进来了。魏召笑盈盈地上前将他迎到自己的铺位那儿,监舍里的犯人纷纷跟那人打招呼,一声声“楚哥”“楚哥”地叫着。魏召从床下拖出一张折叠椅子请他坐下,递烟,点烟,喊来一个叫“易雨”的年轻犯人给沏茶。

楚哥深深地扫了一眼于点点和米勒,笑了笑,怪怪的,很难看。楚哥先指于点点,又指了一下米勒,对魏召说:“这个叫于点点,那个叫米勒,对吧?”

魏召一愣,问:“上午你也没去入监分监区接人,你怎么知道?楚哥的眼力真是神了,兄弟佩服。你想啊,这两人额头上也没刻字,你就能猜到……”

楚哥不理魏召,冲米、于二人又一笑,露出烟熏火燎的牙齿,摇动着他那颗与灯光交相辉映的大头,一板一眼地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这句话一出口,米勒倒还镇定,不露形色。于点点自控能力就差多了,“咯咯”一乐就从嘴里憋不住跑了出来,想收都没收住,心说“秀才这两字让你这形象糟蹋苦了,见了你这丑秀才,千古的秀才还不得立刻上吊投井跳河自杀啊?”

楚哥说:“于点点,刚才你心里作践我了是不是?”

于点点吓了一大跳,两片锋利的嘴皮赶紧粘乎上了:“楚哥,没有,没有的事,绝对没有!”

楚哥似乎很宽容,并不介意,继续玩笑似的说:“我形象丑像个武大郎我自己知道,谁让我没个羞非得充秀才,不怪你不怪你!”

于点点白净的脸面一下子通红通红,样子非常滑稽。

楚哥眯缝着眼,哈哈大笑:“于兄弟,怎么样,露馅了吧!”